

介紹上人香港時期的一位小居士文果蜜

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3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

剛才聽到上人的開示裡面有提到這個禮佛、拜懺的開示。突然想起前幾個月見到一位居士。這位居士是上人早期 1955 年的皈依弟子，我想起他的因緣，想跟大家介紹一下。這位居士姓文（文果蜜），他是怎麼認識上人的呢？他的故事在上人的事蹟裡面有講過。他本身是有病的人，而且這個病是很奇怪很特別，身體很弱。他有多弱呢？家裡人不讓他離開家，不單只不能離開家，就連房間也不讓他離開，甚至連床也不讓他下。他一整天的生活就在床上，在床上走來走去，當時他只是一個小孩子，大約六、七歲左右。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。

我們見面的時候，當然也有談起過去、現在的事情，也有提到他以前和師父上人的一些事情。當時他的姐姐在朋友的解釋之下認識上人，去過上人的道場，在西樂園拜見過上人。他姐姐（文果殊）在西樂園請了一本《度輪禪師事蹟》回家，就跟文居士講上人的故事，說上人是怎麼樣幫助人、教人怎麼樣做人、怎麼樣修行。他聽了很歡喜、很開心，想去見上人，想皈依上人，但是因為他有病，他的家人不讓去，所以就不能如願了。那怎麼辦呢？就唯有在床前拿著上人的照片——因為這本《度輪禪師事蹟》裡面有上人的照片，他翻開書就對著上人的照片禮拜。

在床上這麼禮拜上人——「南無上度下輪法師」，念一句就拜一下。大約拜了一段時間，很奇怪的，他有一天見到照片裡面的人就走出來，對著他笑。他當時就很好奇，整個人都呆了。後來他就跟姐姐說，很希望可以去見上人，皈依上人。當時上人從照片裡走出來的時候，不單對著他笑，還伸手摸摸他的頭，摸了好幾下，然後就說：「好了，沒事了。」於是他又要求去見上人。過了不久他的身體開始漸漸的康復。可以下床了，在房間裡面走走跑跑。他的家人看見他的身體好起來了，慢慢也答應讓他姐姐，帶他上山去見上人。見到上人之後就皈依。皈依之後他姐姐就問上人她的弟弟為什麼身體怎麼弱，了解一下弟弟的情況。

上人就對他們說，這位居士的過去生的父母是求神，或者是樹神，或者是山神，或者是土地之類的，求要一個兒子，結果這個文小居士就來了。他就在那一趣，那些地方轉生過來做他家人的眷屬。也由於過去生的業，他這一生的人體很孱弱，還好遇到善知識，有德行的修行人幫忙，讓他的業能夠早日消除。在他皈依上人，跟隨上人學習佛法一段時間之後，上人就叫他幫忙做翻譯，上人講華語他翻譯成廣東話。有一次上人講完開始之後，他就翻譯，但是他翻譯的內容，比上人講的多了很多。那其他居士就說：「師父都沒說這麼多，你為什麼加了那麼多。」他說：「不是的，是師父叫我這麼說的。」大家都覺得很奇怪。上人就說：「沒錯，是我叫他說的。我心裡面想什麼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照我心裡面講的去講，你們不需要驚慌。」

這位文居士不單幫上人翻譯廣東話，還翻譯英文。如果有外籍的人來聽法，或者有外籍的人從遠地而來拜訪上人，他也從當上人翻譯的助手。無論是平日的應對，還是上人開示的翻譯都由這位小居士負責。他也有跟隨上人去其他國家、地方協助上人一切的事務。主要還是幫上人翻譯還有照顧上人的一些事情。好像上人去緬甸、斯里蘭卡這些地方，這位文居士都有跟，當時他已經大概有十二、三歲左右。由於他年紀小，身形、個子也不高；有些人因為他年紀小，個子也矮小就忽視他。他就把這些告訴上人。那時上人就對他說：「好了，你快高長大吧！」過了一個禮拜之後他高了二、三寸。

由於上人四處去弘法，在 1961 年去過澳洲停留一年，返香港之後在 1962 年的時候來美國。這位文居士在上人去澳洲的時候他還沒怎麼樣，但是在上人要去美國的時候，這位文居士就很不捨得，他知道上人去了美國就不會回來了；他就在機場的地上打滾，不讓師父前去——但是上人的因緣是這樣，沒有辦法！但是上人也有答應大家他會回來。

當時在香港像他這個年紀的居士也有六、七個，都是很不捨得上人走。可見他們的感情是非常好的，就像父子的感情一樣那麼難捨難割。這些小居士很喜歡接近上人。有一個小居士每天上學之前都要來見一見上人再去上學。有一些他朋友和親戚就笑他的父母，說是「送子入佛門」。有一些放學之後就會去西樂園學習。

上人會教他們念佛、打坐，也請一些法師教他們打法器、佛教的知識。有法會的時候，都是這些小居士幫助上人做。由於當時的香港

天主教的教會在香港辦了很多學校，大部分都是教會的學校。他們也是在天主教的學校讀書，但是他們是學佛教的知識。他們在學校裡是怎麼跟同學和老師生活的呢？當他們要打坐的時候，他們是去哪裡打坐的呢？他們去廁所裡面打坐。當同學念聖母經的時候，他們就念阿彌陀佛；同學出聲念，他們在心裡念，各不相關。打坐的時候他們就去洗手間打坐，到休息完了就出來。

這位文居士，他回想起有一次，他去萬佛城見師父的時候。他當時是海員，跟著公司的船來到美國，去見上人。（他自己本人已經移民澳洲了，他的家人都在澳洲。）他去見上人，跟上人有很多話說，說到連時間都忘記了，結果他的船已經開走了。那也沒辦法了，趕不上了，因為船已經開走了。於是他只能買一張機票，到船要停泊的下一個城市去歸隊。這些都是他們老一輩的故事。可想而知，他們和上人的感情是非常不可思議的。

這位文居士，他說他有一件事情是很遺憾的。就是在他小的時候他有一個心願要跟上人出家，但是可惜因為因緣，上人離開了香港不能跟隨上人出家，而且他自己本人也因為環境的關係移民了，大家有一段時間沒有了消息，沒有來往。也是因為這件事情，他的姐姐生氣了他幾十年，生他的氣到現在都不理他，就是因為他不能滿這個出家的心願。

《梁皇懺》裡面很強調這個「善知識」和「發菩提心」。因緣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去掌握。有這個因緣的時候我們就要去掌握這個機會來發心，成就圓滿他。不要錯失了這個機會、時間。如果錯失了

這個時間，因緣什麼時候再來大家都不知道。要看下一個因緣。我們趁著這個時間，好好的把握拜佛、拜懺，有大眾一起共修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。希望大家努力用功，讓自己的菩提心開花結果，好好的種下這個菩提的因，將來能夠有一個圓滿的果實。

阿彌陀佛。

以下是宣化上人談到文果蜜→

宣化上人說：

我在香港有一個學生，他在六、七歲就得了心臟擴大的病，醫生對他說：「你這個病不容易好！你想要病好，要不讀書、不走路，天天躺在床上，最少要躺五年，而且不可以從床頭走到床尾。」這個小孩子聽醫生的吩咐，就在家裏躺著睡覺。但是睡一天、三天、五天可以，要天天這麼睡就睡不著了，睡不著了就打妄想，打什麼妄想呢？他想：「不能走路，我要是會飛，那也不錯！」

那麼大概躺了一、兩年的樣子，有一天他看到這麼一本書，書上有這麼一個僧人的相片，他問人這個出家人是誰呢？有人告訴他這是一位禪師，名字叫「度輪」。他家的親戚朋友都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很奇怪的，把相片擺到床上，結上雙跏趺坐，對著這本書上僧人的相片，合掌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、南無度輪法師、南無度輪法師……」，一天到晚都這麼念。

他也沒見過我，難得這一個小孩子有這樣的恆心，天天坐在床上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，念了有七十多天，奇怪的事情就來了！什麼奇怪的事情？他看見相片變成一個人，由相片裏走出來，給他摩頂又對他講話；由此之後，他這個心臟病就好了。去看醫生，醫生

說：「哎？你這個病現在都好了。」這些話聽起來非常的神話，但是這是他個人的經歷。只要有誠心，一張相片都會得到感應。

最初他是在志蓮淨苑看到我，那時我在講《地藏經》。我看到這個小孩子時，感覺很熟識。他見著我，立即發心皈依三寶，從此智慧大開。他沒有病以前讀書很笨的，皈依之後，無論讀什麼書都過目不忘；他在三年期間，讀書往上跳了五級。譬如他從一年級就跳到二年級，讀二年級的時候又跳到四年級，四年級又跳到五年級。為什麼他可以跳級呢？因為高年級的那些課，他一聽就會，所以老師就讓他跳級讀書。

我這個小徒弟很奇怪的，常常想要見我。我在香港不教人參禪打坐的，誰願意參禪打坐，自己去用功。人家玩的時候，他就打坐，他跑到山上，坐到石頭上打坐，或者好像羅睺羅尊者跑到廁所裏打坐，廁所那個地方很臭的，他可以在那地方打坐入定。

你們各位善知識，不要聽見我講這個故事，你們也都念「南無師父」，把這個師父也念得沒有感應了。因為念的人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該幫助哪一個好。你們要知道，感應道交是一念真誠的感應，你在第一義上能做到，那一定有感應的！這個小孩子沒有人教他這樣念，也沒有聽過我的故事，他是自己發心才有這樣的感應。你聽說之後也這麼樣學，那就落到第二義了，一半真，一半是聽來的。他念七十天有感應，你們要念七年或者會有一點成就，不然的話不會有感應的。有人說：「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是學來的。」不錯，全都是學來的，你若能不學就明白，那就是開悟，得到覺悟了！

這個小徒弟個子不高，可是他英文講得很好；我在香港，有西方人要見我，都是他翻譯，可是外國人看見他個子這麼小，都不太重視他所說的。我對他講：「你快點長高了！你這麼矮，說得再好，人家都看你是個小孩子，都難生信心！」他很聽話的，一個星期長高三寸；他現在都比我高了，這也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！這是我

在香港最愛惜的一個徒弟，本來他答應我出家的，但是現在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出家了？

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，他開了佛眼，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清楚得不得了，對佛法明白得很多，對我很有信心。我在香港講經，他翻譯廣東話；我想要講什麼，我只講一句，不等我講完，他就統統可以給我講出來了，講的道理很圓滿。有人就反對，說：「師父都沒有講這個，他怎麼講得這麼多？」其實他講那麼多，是我叫他講的；他因為有佛眼，知道我要他多講點。為什麼我叫他多講呢？因為他講的和我講的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就躲懶偷安，叫他講多點！因為他這樣聰明，一些無知的人就很妒忌他。